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七十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三回　痴丫頭悞拾綉春囊　懦小姐不問纍金鳳

下一回▶

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，忽聽外面一聲响，不知何物，忙問時，原來是外間　　屜不曾扣好，滑了屈戌，掉下来。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，自己帶領丫嬛上好，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　　下，丫　　們正欲各散安歇，忽　　有人來敲院門。老婆子開了，見是趙姨娘房内的丫頭，名喚小鵲的。問他什麽事，小鵲不答，直往房内來找寶玉。只見寶玉纔睡下，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，大家頑笑，見他來了，都問：「什麽事，這時候又跑來做什麽？」小鵲笑向寶玉道：「我来告訴你一個信兒，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些什麽，我只聽見『寶玉』二字。我来告訴你，仔細明兒老爺向你說話，着寔留神。」說着，囬身去了。襲人命人留他吃茶，因怕關門，遂一直去了。

這裡寶玉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，合自己　　人是的，又不知他說些什麽，　　了便如孫大聖聽見了「　　箍咒」一般，登時四肢五内，一齊皆不自在起來。想来想去，別無他法，且理熟了書，預脩明兒盤考，只能書不舛錯，便有他事，也可搪塞。一面想罷，忙披衣起來要讀書。心中又自後悔：「這些日子，只說不提了，偏又丢生，早知該天天好歹温習些的。」如今打算打算，肚子裡現可背誦的，不過只有「學」、「庸」、「二論」是背得出来。至上本《孟子》，就有一半是夾生的，若憑空提一句，斷不能背的。至「下孟」

，就有大半生的。箅起五經來，因近來做詩，常把五經集些，雖不甚熟，還可塞責別的。雖不記得，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，縱不知，也還不妨。至於古文，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《左傳》、《國策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漢唐等文，這幾年未曾讀得，不過一時之興，隨看隨忘，未曾下過苦功，如何記得？這是更難塞責的。更有時文八股一道，因平素深惡此道，原非聖賢之制撰，焉能闡發聖賢之奥，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。雖賈政當日起身，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，不過是後人的時文，偶見其中一二股內，或承起之中，有做得精緻，或流蕩，或遊　　，或悲感，稍能動性者，偶爾一讀，不過供一時之興趣，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？如今若温習這個，又恐明日盤究那個。若温習那個，又恐盤駁這個。一夜之工，亦不能全然温習。因此越添了焦躁。自己讀書不知　　要，　　累着一房丫嬛們都不能　　。襲人等在傍剪燭斟茶，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，前仰後合。晴雯罵道：「什麽蹄子！一個個黑家白日挺屍挺不殼，偶然一次睡遲了些，就粧出這個腔調兒来了。再這樣，我拿針扎你們兩下子！」

話猶未了，只聽外間「咕咚」一聲。急忙看時，原來是一個小丫頭坐着打盹，一頭撞到壁上了，從夢中驚醒，却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，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，遂哭着央說道：「好姐姐，我再不敢了。」衆人都發起笑來。寶玉忙勸道：「饒他罷。原該叫他們睡去。你們也該替換着睡。」襲人道：「小祖宗，你只顧你的罷！統共這一夜的工夫，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，等過了這一關，由你再張羅別的，也不箅悞了什麽。」寶玉　　他說得懇切，只得又讀幾句。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，寶玉接茶吃了。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袄，解了　　子，寶玉道：「夜靜了，冷，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。」麝月笑指着書道：「你暫且把我們忘了，且把心對着他些罷。」

話猶未了，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来，口内喊說：「不好了，一個人從墻上跳下來了！」衆人　　說，忙問在那裡，卽喝起人來，各處尋找。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，勞費一夜神思，明日也未必妥當，心下正要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，好脫此難。忽然逢着這一驚，便生計向寶玉道：「趁這箇機會，快裝病，只說嚇着了。」正中寶玉心懷。因而叫起上夜人等來，打着燈籠，各處搜尋，並無踪跡，都說：「小姑娘們想是　　花了眼出去，風搖的樹枝兒，錯認了人。」晴雯便道：「别放屁！你們查得不嚴，怕躭不是，還拿這話来支吾。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的，寶玉和我們出去有事，大家親見的。如今寶玉嚇得顏色都變了，滿身發熱，我如今還要上房裡取安魂丸藥去。太太問起來，是要囲明白的，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。」衆人聽了，嚇得不敢則聲，只得又各處去找。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，故意閙得衆人皆知寶玉着了驚，嚇病了。王夫人　　了，忙命人来看視給藥，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細搜查。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鄰園墻上夜的小廝們。於是園

內燈籠火把，直鬧了一夜。至五更天，就傳管家的細看查訪。

賈母聞知寶玉被嚇，細問原由，不敢再隱，只得回明。賈母道：「我不一作：必料道有此事。如今各處上夜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，只怕他們就是賊，也未可知。」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来請安，鳳姐、李紈及姊妹等皆陪侍，　　賈母如此說，都默無所答。獨探春出位笑道：「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，園裡的人，比先放肆許多。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，或夜裡坐更時，三四個人聚在一處，或擲骰，或鬥牌，小小的頑意，不過爲熬困起見。邇來漸次放誕，竟開了賭局，甚有頭家局主，或三十吊、五十吊的大輸　　。半月前竟有争鬥相打之事。」賈母聽了，忙說：「你既知道，爲何不早回我們来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因想着太太事多，且連日不自在，所以没回，只告訴大嫂子和　　事的人們，戒　　過幾次，近日好些。」賈母忙道：「你姑娘家，如何知道這裡頭的利害，你自爲賭錢常事，不過怕起争端。除不知夜間既耍錢，就保不住不吃酒；既吃酒，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，或買東西；其中夜靜人稀，趁便藏賊引盜，何等事做不出來。况且園内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，皆係丫頭媳婦們，賢愚混雜，賊盜事小，倘有别事，略沾帶些，關係非小！這事豈可輕恕。」探春聽說，便默然歸坐。

鳳姐雖未大愈，精神未嘗稍減，今見賈母如此說，便忙道：「偏生我又病了。」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到來，當着賈母申　　了一頓。賈母命：「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，有人出首者賞，隱情不告者罰。」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，誰敢狥私，忙去園内傳齊，又一一盤查。雖然大家賴一回，終不免水落石出。查得大頭家三人，小頭家八人，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，都帶来見賈母，跪在院内，磕响頭求饒。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。原來這大頭家，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，一個是園内厨房内柳家媳婦之妹，一個是迎春之乳母。這是三個爲首的，餘者不能多記。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並燒毀，所有的錢入官，分散與衆人。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，攆出去，總不許再入。從者每人打二十板，革去三月月錢，撥入圊厠行内。又將林之孝家的申了一番。

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，自己也覺没趣。迎春在坐也覺没意思。黛玉、寶釵、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，也是「物傷其類」的意思，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，說：「這個奶奶，素日原不頑的，不知怎麽，也偶然高興。求看二姐姐面上，饒過這次罷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不知道。大約這些奶子們，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，原比别人有些體面，他們就生事，比别人更可惡，專　　調唆主子，護短偏向。我都是經過的。况且要拿一個作法，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。你們别管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寶釵等聽說，只得罷了。

一時，賈母歇晌，大家散出。都知賈母生氣，皆不敢回家，只得在此暫候。尤氏到鳳姐兒處来閑話了一回，因他也不自在，只得園内去閑談。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，也要到園内走走。剛至園門前，只見賈母房内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，笑嘻嘻走來，手内拿着個花紅柳綠的東西，低頭瞧着只管走，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，抬頭看見，方纔站住。邢夫人因說：「這傻丫頭，又得個什麽愛巴物兒，這樣歡喜？拿来我瞧瞧。」

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，是新挑上來的，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。因他生得體肥面濶，兩隻大脚，做粗活　　利簡捷，且心性愚頑，一無知識，出言可以發笑，賈母歡喜，便起名爲「傻大姐」。若有錯失，也不苛責他。無事時便入園内來頑耍。正往山石背後掏促織去，忽見一個五彩繡香囊，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，一面　　是兩個人，赤條條的相抱，一面是幾個字。這痴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，心下打諒：「敢是兩個妖精打架？不就是兩口子打架呢。」左右猜解不來，正要拿去與賈母看呢，所以笑嘻嘻走回。忽見邢夫人如此說，便笑道：「太太真個說的巧，真是個愛巴物兒！太太瞧一瞧。」說着，便送過去。邢夫人接來一看，嚇得連忙死　　攥住，忙問：「你是那裡得的？」傻大姐道：「我掏促織兒，在山子石後頭揀的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快別告訴人，這不是好東西，連你也要打　　呢。因你素日是個傻丫頭，已後再別提了。」這傻大姐聽了，反嚇得黃了臉，說：「再不敢了。」磕了頭，呆呆而去。邢夫人回頭看時，都是些女孩兒，不便遞與他們，自己便搳在袖裡。心内十分罕異，揣摩此物從何而来，且不形於聲色，且到迎春房裡。

春正因他乳母獲罪，心中不自在，忽報母親来了，遂接入。奉茶　　，邢夫人因說道：「你這麽大了，你那奶媽子行此事，你也不說說他。如今別人都好好的，偏偺們的人做出這事来，什麽意思。」迎春低頭弄衣帶，半晌答道：「我說他兩次，他不聽，也叫我無法兒。况且他是媽媽，只有他說我的，没有我說他的。」邢夫人道：「胡說！你不好了，他原該說。如今他犯了法，你就該拿出姑娘的身分來。他敢不依，你就回我去纔是。如今直等外人共知，這可是什麽意思。再者，放頭兒，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服作本錢。你這心活面軟，未必不週濟他些。若被他騙了去，我是一個錢没有的，看你明日怎麽過節。」迎春不語，只低着頭。邢夫人見他這般，因冷笑道：「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，這裡探丫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，出身一樣，你娘比趙姨娘强十分，你也該比探丫頭强纔是。怎麽你反不及他一半！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干淨，也不能惹人笑話。」人回：「璉二奶奶来了。」邢夫人聽了，冷笑兩聲，命人出去說：「請他自己養病，我這裡不用他伺候。」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：「老太太醒了。」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来。迎春送至院外方回。

綉橘因說道：「如何？前兒我叵姑娘，那一個攢珠纍金鳳，竟不知那裡去了。叵了姑娘，竟不問一聲兒。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的。姑娘不信，只說司棋收着。叫問司棋，司棋雖病，心裡　　明白，說没有收起來，還在書架上匣內放着，預備八月十五要戴呢。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。」迎春道：「何用問，　　自然是他拿了去摘了肩兒了。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，不過一時半晌，仍舊悄悄的放在裡頭，誰知他就忘了。今日偏又鬧出來，問他也無益。」綉橘道：「何曾是忘記！他是試准了姑娘性格，所以纔這樣。如今我有個主意：走到二奶奶房裡，將此事叵了，他或着人要，他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。如何？」迎春忙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省事些好。寧可没有了，又何必生事。」繡橘道：「姑娘怎這樣軟弱？都要省起事来，將来連姑娘　　騙了去！我竟去的是。」說着便走。迎春便不言語，只好由他。

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柱兒媳婦爲他婆婆得罪，來求迎春去討情，他們正說金鳳一事，且不進去。也因素日迎春懦弱，他們都不放在心上。如今見綉橘立意去叵鳳姐，又看這事脫不過去，只得進來，陪笑先向綉橘說：「姑娘，你別去生事。姑娘的金絲鳳，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　　了，輸了幾個錢，没的撈稍，所以借去，不想今日弄出事來。雖然這樣，到底主子的東西，我們不敢遲悞，終久是要贖的。如今　　要求姑娘看着從小兒吃奶的情，常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，救出他來纔好。」　　春便說道：「好嫂子，你趁早打了這妄想。要等我去說情兒，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。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，老太太還不依，何况是我一個人。我自己臊還臊不過来，還去討臊去！」綉橘便說：「贖金鳳是一件事，說情是一件事，別絞在一處。難道姑娘不去說情，你就不賠了不成？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。」

玉柱兒家的　　見迎春如此拒絶他，綉橘的話又鋒利，無可叵答，一時臉上過不去，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，乃向綉橘發話道：「姑娘，你別太張勢了。你滿家子算一算，誰的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意，偏偺們就這樣『丁是丁，卯是卯』的，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。自從邢姑娘來了，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，這裡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，反少了一兩銀子。常時短了這個，少了那個，那不是我們供給，誰又要去？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。算到今日，少說也有三十兩了。我們這一向的錢，豈不白填了限呢！」綉橘不待說完，便啐了一口，道：「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，我且和你算算賬，，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？」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，忙止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不能拿了金鳳來，你不必拉三扯四亂嚷。我也不要那鳳了。便是太太問時，我只說丢了，也妨碍不着你什麼，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。」一面叫綉橘倒茶來。綉橘又

氣又急，因說道：「姑娘雖不怕，我們是做什麼的？把姑娘的東西丟了，他道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，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。倘或太太問姑娘爲什麼使了這些錢，敢是我們就中取勢？這還了得！」一行說，一行就哭了。司棋　　不過，只得免强過来，帮着綉橘，問着那媳婦。迎春勸止不住，自拿了一本《太上本感應》去看。

三人正没開交，可巧寶釵、黛玉、寶琴、探春等，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，都約着來安慰。他們走至院中，聽見幾個人講究，探春從紗　　内一看，只見迎春　　在床上看書，若有不聞之狀，探春也笑了。小丫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：「姑娘們來了。」迎春放下書起身。那媳婦見有人來，且又有探春在内，不勸自止了，遂趁便就走。探春坐下，便問：「纔剛誰在這裡說話？倒像拌嘴似的。」迎春笑道：「没有什麼，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。何必問他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纔　　見什麼『金鳳』，又是什麼『没有錢，只合我們奴才要』。和誰各抄本均作：誰和奴才要錢了？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？」司棋綉橘道：「姑娘說得是了，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了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姐姐既没有和他要，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！你叫他進来，我倒要問問他。」迎春笑道：「這話又可笑。你們又無沾碍，何必如此？」探春道：「這倒不然。我和姐姐一樣，姐姐的事和我一般。他說姐姐，卽是說我。我那邉有人怨我，姐姐　　見，也是合怨姐姐一樣。偺們是主子，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，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，也是有的事。但不知金纂絲鳳因何又夾在裡頭？」

那玉柱媳婦生恐綉橘等告出他來，遂忙進來用話掩飾。探春深知其意，因笑道：「你們所以糊　　。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，趁此求二奶奶，把方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来贖取就完了。比不得没鬧出來，大家都藏着留臉面。如今既是没了臉，趁此時，総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，没有砍兩顆頭的理。你依我說，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去。在這裡大聲小氣，如何使得。」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，也無可賴了，只不敢往鳳姐處自首。探春笑道：「我不　　見便罷。既聽見，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。」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，侍書出去了。

這裡正說話，忽見平兒進来。寶琴拍手笑道：「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這倒不是道家玄術，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『守如處女，出如脫兎』，『出其不倘』的妙策。」二人取笑，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，遂以別話岔開。探春見平兒来了，遂問：「你奶奶可好些了？真是病糊　　了，事事都不在心上，叫我們受這樣委屈。」平兒忙道：「誰敢給姑娘氣受？姑娘吩咐我。」那玉柱兒媳婦方荒了手脚，遂上來赶着平兒叫：「姑娘坐下，讓我說原故，姑娘請聽。」平兒正色道：「姑娘這裡說話，也有你混

义口的理！你但凡知禮，只該在外頭伺候。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房裡來的？」綉橘道：「你不知我們這屋裡是没禮的，誰愛来就来！」平兒道：「都是你們不是！姑娘好性兒，你們就該打出去，然後再回太太去纔是。」柱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，紅了臉，方退出去。

探春接着道：「我且告訴你，若是別人得罪了我，倒還罷了。如今這柱兒媳婦和他婆婆，仗着是嬤嬤，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，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，而且還捏造假賬，逼著去討情，和這兩個丫頭在卧房裡大嚷大叫，二姐姐竟不能轄治。所以我看不過，纔請你來問一聲：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，不知道理？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，先把二姐姐制伏了，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？」平兒忙陪笑道：「姑娘怎麽今日說出這話來？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！」探春冷笑道：「俗語說的，『物傷其類，齒竭唇亡』，我自然有些驚心。」平兒問迎春道：「若論此事，極好處的。但他是姑娘的奶嫂，姑娘怎麽樣爲是？」

當下迎春只合寶釵看《感應篇》故事，究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聞得，忽見平兒如此說，仍笑道：「問我，我也没什麽法子。他們的不是，自作自受，我也不能討情，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。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，送來我收下。不送来，我也不要了。太太們要來問我，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，是他的造化。若瞞不住，我也没法兒，没有個爲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，少不得直說。你們若說我好性兒，没個决斷，有好主意可以八面週全，不叫太太們生氣，任憑你們處治，我也不　　。」衆人　　了，都好笑起來。黛玉笑道：「眞是『虎狼屯於階陛，尚談因果』。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，一家上下這些人，又如何裁治他們？」迎春笑道：「正是，多少男人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我呢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聽又有一人來了。不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